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报刊连载小说精选/赵云声著.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2.7

ISBN 7-5387-1681-5

I. 中... II. 赵...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8564 号

中国报刊连载小说精选

作 者 赵云声

责任编辑 姚家余

责任校对 姚家余

装帧设计 三味书香创意工作室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5638652)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 北京市书林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字 数 480 千字

印 张 24

版 次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87-1681-5/I·1604

全套定价 53.60 元(本册定价 26.80 元)

目 录

少帅传奇

楔 子	3
-----------	---

第一章 中南海风涛迭起	7
-------------------	---

张学良警觉地拔出手枪,他正在判断这枪声的来源时,流杯亭方向传来了一片惊呼声:“有刺客!”“抓刺客!”
“大元帅被刺了!”跟着又是一片爆豆似的枪声。

第二章 神秘的大和旅馆	30
-------------------	----

河野大作扔下军刀,推开房间的暗隔,跨进了那间特制的密室。他听了几句之后,便以严厉的口吻,下达了不可抗拒的指令。

第三章 阴云笼罩的奉天城	47
--------------------	----

奉天车站像穹窿崩裂、巨履倾塌一样,立时火光冲天、烟尘弥漫、鲜血横飞。警车声、呼喊声、哭叫声、呻吟声……响成一片,刚刚还井然有序的站台,顷刻如汤浇蚁穴、火燎蜂房一样乱作一团。

第四章 壮士血洒滦州 64

“哗啦啦！”花瓶砸在张学良身后的墙上，碎了！门口的卫兵闻声冲进来，只见姜树礼又抓起板凳正欲向张学良扑去，卫兵们连忙开枪！”“啪啪”两声，姜树礼捂着胸口，最后望了眼张学良，栽倒在血泊之中。

第五章 大帅府仇人吊孝 80

张学良一见这带有讽刺意味的花圈，更是怒火中烧，睚眦俱裂。他从这惨白的花圈上，仿佛看到了大元帅肩章绶带上的血迹，看到了父亲那因抽搐而扭歪了的面容……他大步跨过去，操起花圈就欲向地上砸去……

第六章 后花园艺女道情 97

“啊，她是姜夫人！”张学良没等薛秉谦话音落地，便扑地一记长跪：“恩人，请恕学良不识之罪！”堂堂的东三省领袖，竟给一普通的民女下跪，黑姑娘吓得连忙跪下，惊慌地说：“少帅，快，快请起来！”

第七章 惊心动魄杨公馆 113

薛秉谦从容地用手拢了拢头发，扶了扶眼镜，正准备随他们去的时候，张学良刷地拔出手枪来，虎眼圆睁，怒骂道：“混蛋！放手！”

双方举枪对峙，局面太紧张了，真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时，突然一个女人喊着跑了进来。

第八章 老虎厅易帜斩梟雄	130
--------------------	-----

西大厅的风门洞开,男宾女眷们惊叫着跑了过来,一个个本来涂抹得漂亮的脸上都挂着惊恐、惶乱和迷惑。惟有张占魁像无事人似的从东厅里慢悠悠地踱出来,一边走,还一边悠闲地吹着两支枪的枪筒。

后 记	144
-----------	-----

一位卷入政治风云的女艺术家

引 子	149
-----------	-----

第一章 一次相遇,成了孙维世一生的转折	151
---------------------------	-----

周恩来看着牺牲的战友留下的女儿,百感交集,情不自禁地也流出了眼泪。他一面倾听小维世关于这十年艰苦岁月的诉说,一面不断地安慰着她:“孩子,到家了,要永远记住你爸爸,继承他的遗志!”

第二章 孙维世作为秘书随行到苏联,她经受了 卫国战争的洗礼	155
--	-----

“我去苏联也是为了学习!”孙维世执意坚持,“到苏联,我一定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决不给中国人丢脸,不给我们党添麻烦,将来回国好好建设咱们的新中国!”

第三章 事业成功,带来的却是感情煎熬	158
--------------------------	-----

二十九岁的孙维世,是个感情丰富而炽热的女性,在爱情的选择上,世俗的金钱、地位、政治条件等等,她全然

不放在眼中。

第四章 婚礼上,江青出场了,她是来

祝福的吗? 162

江青,是紧跟着孙维世之后到达延安的。这个在上海时名叫蓝苹的江青,在与王莹争演《赛金花》失败后,先后拍摄了《狼山喋血记》和《王老五》,她跟唐纳离异之后,生活上又出现了几次曲折。

第五章 求爱本是好事,但谁会料到,它也会种下

杀身的祸根 167

林彪来了,总是愿意靠近孙维世,和她聊天,问这问那,表示十分关心的样子,大家分散了,林彪心里十分怅惘,但他善于克制,不在外表上显露出来。

第六章 妻子一席温语,救下稀世天才 173

金山带队到朝鲜后,朝鲜劳动党中央给金山配备了一名女翻译,她年轻、漂亮,在工作和交往中,金山和这位朝鲜女翻译相处得很熟,发生了男女关系.....

第七章 一出《万尼亚舅舅》,使沉落的明星得以

重放光彩 179

可列斯里不听:“不管犯有什么错误,让一个专业人员去干他不适宜的专业,这本身就是人才的浪费!快请他回来让我看看。”

第八章 又一所国家剧院诞生 夫妻双双 出任总导演	182
由于孙维世爱才如渴,实验话剧院一时间众志成城, 排演出一系列具有国家水准的戏剧,为中国话剧艺术的画 廊添增了夺目的光彩。	
第九章 孙维世和金山未能逃脱政治苦海 孙维世和金山 似乎注定是“在劫难逃”	185
孙维世望着被翻得乱七八糟的屋子,无心收拾整理, 她怎么也不明白,这场名为“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 究竟要干什么?真的是像报纸所说的为党为国家吗?	
第十章 纪念碑下,从不爽约的姐姐,今天却未能再来	192
金山在哪里?逮捕是秘密进行的,根本没有告诉家属 他犯了什么“罪”,何时审判,关押在哪里。	
第十一章 江青和叶群沆瀣一气,罗织孙维世的“罪名”	199
在江青横行霸道的时代,她是可以一语定生死的。轻 飘飘的一句话,立刻变成了杀气腾腾的行动。	
第十二章 劫后余生 本应喜出望外,可他却是 悲痛欲绝	209
释放那天,当金山刚刚从监狱里走出来时,谁也不会 相信他就是那位红极一时、饰演过宋丹萍、屈原、保尔、施 洋大律师的风度翩翩的大明星!	

梦断紫禁城

第一章 奉旨选美 217

“此次进京，一旦得宠，便平步青云，贵为皇妃，万民景仰，这是女人最高的荣耀！吃咱们这碗饭的，平时再美再艳，哪个敢有这样的奢望？！”

第二章 引狼入室 239

陈园园唱此段时，更加大胆、更加放肆，一双深如清潭的眼睛伴着唱词，火辣辣地直射入吴三桂的心底，搅得吴三桂心猿意马、情不自禁。

第三章 梓宫惊魂 256

吴三桂掀起轿帘，叫了声：“园园，跟我走吧！”便一把把陈园园托到马上，策马奔驰，陈园园紧紧地搂住了吴三桂……

第四章 皇上借饷 276

“出去！你们怎能私自闯入？”婉容赤裸着身体，恼怒地训斥：“你们知不知道，这是首辅大人的私宅？！”

第五章 文臣误国 297

吴麟征侧身跪伏在地：“若是一月之前，犹有可为。如今，闯贼百万大军三路并进，四面包围，南下之路已经全部为贼所切断，水路、陆路均已无法南行……

第六章 苦命皇后 319

崇祯一把将定王搂进怀中 ,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 :“好儿子 ,贼兵围城旦夕 ,你父是快要和你们长别了。只可怜你们错投在帝王家里 ,小小年纪 ,也要遭此杀身之祸……”

第七章 谁主天下 338

王承恩气犹未消 ,他跳起来冲着周府的大门 :“皇上何曾亏待过你们 ,你周奎竟这样忘恩负义、丧尽天良 !周奎 ,你不得好死 !”



少 帅 传 奇

楔 子^{*}

一九八四年夏天的一个傍晚 ,海风把阵阵清凉送过北陂山来。白天 ,被烈日炙烤的山石、土地、树木和房屋 ,经这海风一吹 ,顿时笼罩在一片潮湿的空气中 ,酷暑的炎热渐渐地在消失。

这时 ,台北市郊的北陂开始热闹起来。情人的幽会 ,旅游者的兜风 ,商贾们的谈生意 ,学者们的散步……游人兴会 ,酒店、茶馆自然兴隆。在山坡僻静处有一远近驰名的饭店 ,名曰“北国酒家”。顾名思义 ,这是专门经营北方酒类、菜肴的。酒家的门面不大 ,建筑却相当考究 ,乳白色的外观加上几株颇具北方特色的花木 ,把这所酒店装点得幽静而又典雅。

专程到这远离闹市的郊区酒店来就餐的 ,几乎全是些社会上有名望 ,或曾经有过名望的人。有的是退休的将军、部长 ,有的是失意的文人、教授 ,当然也有现在还在走红的巨商大贾。不过 ,他们有个共同之点 ,那就是大都是从大陆来的北方人。这些人到这里不是为了饕餮大嚼 ,而是借一杯淡酒 ,两碟家乡小菜 ,抒发一下郁积几十年的离愁别绪。忆忆旧事 ,听听乡音 ,便成了这所酒家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的永恒主题。

所以 ,这里没有一般饭店的那种喧闹嘈杂 ,什么猜拳行令 ,吆五喝六 ,统统没有。这里的人们几乎永远都是静悄悄的 ,默默地喝酒 ,低声地交谈 ,仿佛彼此已经达成了某种协议 ,谁也不能打破这种沉思似的恬静和安宁。

^{*} 注 此文系和李政合著。

然而今天,这所“世外桃源”,却荡起了一阵轻轻的涟漪——进来了一位陌生的客人。他那非凡的举止,引起了经理和顾客们的注意。

这位陌生客人是位老者,看他那苍苍的白发,清癯的面容,显然已逾古稀之年,然而仍步履矫健,气宇轩然。一身整齐的中山装,一双锃亮的皮鞋,在这南国的夏日里是很少见的,特别是他连风纪扣都紧紧地扣着,这更是绝无仅有。酒家经理从老人进店的一瞬间就判断出这是位军官出身,始终保持着军人生活习惯的人。他坐在那里,总是把腰板挺得直直的,虽风尘仆仆却毫无倦态。已经连着三天,每逢这个时辰他都到酒店来,坐在靠窗的座位上,两眼盯视着窗外。面前的一杯“老龙口”,一盘童子鸡,始终在那儿放着。

酒家经理对每位顾客几乎都是了如指掌的,对他们的过去和今天,对他们的得意和失意,他都可以如数家珍似的讲述出来。可眼前这位老者是位什么样的人呢?他在那里张望着什么?等待着什么呢?

女招待和顾客们也都瞟着这个有点神秘的陌生客人,悄悄地议论着,猜测着……突然,一位女招待轻轻捅了一下经理,向他使了个眼色,经理顺着她的目光望过去,原来老者平静的神态起了变化,他久久凝望远方的两眼发亮了,放在餐桌上的两只手也使劲地揉搓起来。经理循着老者的目光向窗外望去,只见一对老年夫妇正相扶着朝这里缓缓走来。男的是一头稀疏的白发,拄着拐杖,显得老态龙钟,旁边的夫人虽然比他年轻许多,可也有一把年纪了。

风门推开了,这对老年夫妇走了进来。经理顾不得观察陌生客人的表情,连忙走出柜台迎上前去,正在喝酒的客人们也都停下杯筷,纷纷站起来向这对老年夫妇致意。这位白发老人显然是一位很有身份,受人敬重的人物,他淡淡地和大家打了下招呼,便携其夫人在一个角落里坐下了。酒家经理从女招待手中接过餐盘,亲自为这对夫妇端酒端菜。他递上来的不是什么美味佳肴,除却两杯类似柠檬汁似的饮料,只有两盘简单的小菜,可这小菜一看便知是道地的

奉天风味。

一直目不转睛盯视着他们的陌生客人，这时激动地站起身，一把拉住从他身边经过的酒家经理，声音颤抖地问道：

“请问，那位客人是不是姓张？”

经理望着他那发红的脸膛，发亮的眼睛，还有那急迫的表情，禁不住点了点头。而过去，凡遇到这种询问他总是摇头，推做不知的，今天他也许是被这位老者的恳切之情打动了！

“少帅！”陌生客人急步奔到老年夫妇桌前，大声地叫了一句，随即又双腿并拢，向白发老人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这位被称作“少帅”的白发老人，便是中国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张学良将军。坐在他身旁的老妇人，就是几十年一直跟随他的红粉知己——赵四小姐。她原名赵_薇，现在叫赵一荻，一九六四年与张学良正式结婚。自一九三六年底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半个世纪来他们相依为命，相濡以沫，成为患难伴侣。如今，他们在当局“保护”下过着幽居的生活。赵一荻女士一直陪同张学良，研究明史、清史，现在则专攻圣经，习习书法。每当略感疲乏之际，两人便相携同游，在被允许的范围内散散步，会会客人，这寂寥而清幽的北国酒家便是他们常常落脚的所在。

近几年由于上了年纪，张学良在这里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形，人家认得他，可他却想不起人家来。望着这位激动的客人，张学良眯缝起他那双有些昏花的眼睛，上下打量了半天，最后还是摇了摇头。

“怎么，您不认识我了？我是崔波，我是崔波呀！”陌生客人几乎喊了起来。

赵一荻一听“崔波”，霍地一下站起来，扑过去紧紧地抓住了陌生客人的手。可张学良由于长期幽禁的生活，造成两耳重听，崔先生虽然自报家门，他仍然没有反应过来。今见赵一荻对此人这样热情，他连忙问：“他是谁？”

赵一荻凑到他的耳边，大声地说：

“崔波，崔副官，就是皇姑屯事件发生那年，给你当副官的崔

波！”

“啊！崔副官，你，你……你还活着？！”

张学良对与这位几十年没有音讯的老部下的意外相逢，似乎难以置信。自“皇姑屯事件”发生，到现在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当年的人和事，已经离他那么遥远了。他望着这位从天而降的老部下，回想起五十年来在人生旅途上的风云变幻，坎坷飘泊，他情不自禁地眼圈湿润了！

崔先生望着张学良眼角上的泪水，也抑制不住地难过起来，他怎么也没想到张学良竟是这样的一副垂暮光景！想当年……

崔先生想到这，连忙拉开皮包，从一本精致的书夹中抽出一帧照片，递给了张学良：

“还记得吗？这是东北易帜以后，在化妆舞会上照的。五十多年了。几经战乱，就保留下这么一张来。少帅，那个时候您……”

没等崔波说完，赵一荻强忍着的泪水滴滴答答地落了下来。崔副官的一句“少帅”，勾起了她的万种情思！少帅，少帅……当年的少帅是何等的风流倜傥，雄姿英发呀！

张学良此时也十分激动，他紧紧地捏着这帧照片，久久地凝视着……

照片像电光石火一样，把他记忆的火燃旺了。他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那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惊心动魄地年代……

第一章 中南海风涛迭起

一九二八年,西历虽然刚交六月,保定城外的田野上却已是热气蒸腾了。下午,打着赤膊的农民正在锄地,突然发现一辆黑色的轿车,像箭一样地从保定府北门开出来,直向北京方向驶去……

当时在中国,小汽车尚属稀罕之物,特别是保定一带,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沿途的农民,不由得都停下了手中的活计,簇拥到公路两旁,想看看车里坐的是什么样的人。

轿车窗上是垂有轻纱的,人们透过淡淡的纱帘,只隐约看见车内坐的是两男一女,好像都是年青人。他们一个个都阴沉着脸,一语不发,对路旁百姓的围观也无动于衷,似乎他们只是一个劲地催促司机加大油门,风驰电掣地直朝北京驶去。一路留给围观百姓的,除却飞扬而起的烟尘之外,便是一团团莫名其妙的疑云……

这是一九二八年六月二日的事。坐在车前司机旁边,腰挎匣枪全副武装,年约二十三岁的军人,便是张学良的亲信副官崔波。他当时正年轻俊秀,体格强健,笔挺的军服散发着一股青春的英武和勃勃的生气。他挺直胸脯,坐在前面,两只奕奕有神的眼睛像鹰一样,警觉地注视着前方。

坐在崔副官后面的那位妙龄女郎,是张学良的私人秘书——赵四小姐。当时的赵波正是豆蔻年华,玉貌芳姿,流光溢彩。特别是她长长睫毛下汪着的那对水灵灵的大眼睛,抬起来亮晶晶,低下去静幽幽,忽闪忽闪的,仿佛会说话一样,极其招人爱怜。

和赵波并肩而坐,身着白色西服,一副贵族派头的年青人,不用说也可猜到了,他便是安国军的前线指挥,当时只有二十八岁的上

将军团长张学良将军。

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是统率几十万大军的奉系军阀首领,进占北京后,他在一批亲信部下的拥戴下做了安国军总司令,陆海军大元帅,搬进中南海,做了北京的执政。于是一些人把张作霖尊之为“老帅”,因势下来,张学良便被呼之为“少帅”。“少帅”称号一出,很快风靡京华,被世人所承认,因为它一下子抓住了张学良的两个特点:一曰“少”。年仅十九岁就指挥部队,任上校旅长,如今刚刚二十八岁便指挥十余万雄兵,任上将军团长。这样的高级将帅,竟如此年轻,这是“少”;至于“帅”,则是指他举止风度的潇洒飘逸。别的不讲,单就他身上的这套白色西服,也就可见一斑。这是他仿照西方燕尾服的式样,自己设计的。每逢北京的上流社会中有什么交际活动,他总是穿起这套服饰,出入于舞厅宴会,在灯红酒绿之中与达官贵妇们交往酬酢。然而今天,他虽然遵从赵四小姐的安排依旧穿起了这身西装,可他却不是去赴宴跳舞,他已经没有那种闲情逸致,他手中捏着的这份加急电报告诉他,中南海等待他的绝不是什么愉快的事,而很可能是使人焦躁、棘手,甚至是十分难堪的。

最受张学良宠爱的赵四小姐,十分理解张学良此时的心情。年纪尚不足二十岁的妙龄少女,过去每次陪同少帅出游,她总是要对汽车外面的风光景物指指点点,赞叹不休,而今天她却收起了往日的雅兴,车虽然已经走了许久了,可她仍然是一直缄默着,一语不发。近些天来,由于蒋介石、冯玉祥和阎锡山联合起来向奉军展开进攻,奉军前线节节失利。加上日本侵占山东后又乘人之危,对张大元帅处处威逼,奉军已进退维谷,左右为难。在五月十九日不得不放弃张家口之后,三十日又宣布将奉军从保定撤抵琉璃河。昨天报纸又登出,张大帅已通告各国公使及北京的商会会长,决定撤离北京。今天,大帅打来的这份加急电报,她因打点行装没来得及了解详情,可她从张学良双眉紧蹙的表情上看得出,这准又是一桩令人焦心的事!

多年战乱,公路坑坑洼洼,汽车像扭秧歌一样左右躲闪着前进。

汽车刚刚躲过了一个水洼,前面紧接着又是一个大坑,汽车来不及躲闪,赵_被小姐被汽车猛地一甩,一下子栽倒在张学良的怀里。张学良抱住她的双肩,把她扶了起来,可他的手并没有随之放下来,他扶着赵_被的肩膀,凝视着她那古典美人型的姿容,终于用一种疲惫的声调打破了这一路上的沉寂:

“小四,兵荒马乱的,我看你这次还是随大帅先回奉天吧?”

“咱不都谈好了吗?怎么又变卦?!”赵_被虽是不满的口气,可听得出来,这不满之中却有几分娇嗔。

张学良把手顺着她白皙的臂膀滑下来,攥住她那双纤细的小手,一边抚摸着,一边用一种深沉的目光注视着她。这目光,明白无误地告诉赵_被:我当然舍不得你离开。可目前这变化纷纭的局势,却不能不让人担心啊!

“小四,北京的紫禁城虽好,却不是我们的站脚之地呀!”

“不!”赵_被没等张学良说完,便把手抽出来,打断了他的话:“我是你的秘书!照顾好你的生活、安全,这是少夫人交给我的使命。”

赵_被搬出少夫人来,张学良就不再吱声了。这少夫人,指的是张学良明媒正娶的妻子于凤至,那是位知书识礼,十分豁达贤惠的女性,张学良在家时总是把她尊为大姐。近几年,张学良在外南征北战,于凤至便留在奉天大帅府主掌内务,她委托赵_被随营照料张学良的生活。今天,张学良见赵_被打出这张王牌来,不由得苦笑了一下:“你呀!好吧,那就留下来,咱们共患难吧!”

傍晚时分,汽车迎着刚刚垂下的夜幕驶进了北京城。汽车穿过喧嚣的前门大街,绕过天安门前狭窄的牌楼,沿着西长安大街,一直向中南海开去。汽车快到新华门时,隐隐看见门前黑乎乎的一片。再走近一些,看得更清楚了,原来是一群人簇拥在那里:长衫的,短褂的,洋装的,布衣的,还有穿旗袍大衣的,他们吵吵嚷嚷,激动地在与门卫的值勤官交涉着什么。

张学良连忙让司机把车停下来,吩咐崔副官去打听一下,看看出了什么事。

等了一会儿,崔副官回来报告说,是东三省各界请愿代表在那里请求大元帅接见。

张学良一听,脸沉了下来:“笨蛋!不会说,大元帅这几天太忙,不在家吗?”

“他们知道少帅今天返京,说是见少帅也行。”

“我?我不见!”张学良说着,对司机一挥手,意思是让他把车倒回来,退回南长街,改从东门进中南海。

每次跨进中南海,赵敏看着那恬淡秀丽的一泓湖水,画栋飞梁的楼台亭榭,金碧辉煌的瀛台仙岛,依依摇曳的翠竹垂柳,总有一种留连忘返,心旷神怡之感。特别是那素有园中之园称号的“静谷”,更是玲珑剔透,美不胜收。她喜欢那里的屏山镜水、云岩奇秀,她喜欢那里的华林芳径、竹柏葱茏,她更喜欢“静谷”这个名字,它是那样的清幽、淡雅,让人思之总觉得余味无穷。

这次,赵敏急匆匆地从汽车上走下来,她相携着张学良,没有从正门直接进入大元帅办公的“丰泽园”,而是直奔“静谷”的石牌楼前,她想从这里绕过去,趁便再领略一下“静谷”的幽雅。可是,他们刚刚走到连理柏树下,就听春耦斋的回廊水榭处传来一片慌乱的吵闹声。中南海历来是威严、肃穆的所在,怎么会出现这种慌乱的吵闹声呢?

张学良他们循声走过去,见到的竟是一片乱糟糟的场面:一队士兵在慌慌张张地搬运着物品箱笼,一个奶妈模样的女人在指手画脚,跑前跑后,她一会儿追上抬箱子的士兵,尖声喊着:“哎呀,小心点!这是六夫人的东西,都是金贵玩意儿,碰坏了一件,砸碎你的骨头也赔不起!”一会儿,她又拦住植秀轩下走过来的士兵:“哎,哎!那个箱子是五小姐的!你也得轻点哟!”

一位士兵听了奶妈的话,刚把脚步放缓,可这时背后一靴子踢过来,士兵回过头一看,原来是他们的顶头上司正横眉立目:

“快,快!麻溜点!到时候装不完车,大元帅发起脾气来,你们还要不要命了?!”